

微语言

的语用平衡研究

WEIYUYAN

DE YU YONG PING HENG

YAN JIU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项目批准号：15YJCZH241

周芬芬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

“微语言的社会语用平衡路径研究”

微语言的语用平衡研究

(项目批准号: 15YJCZH241)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梁 胜
责任校对:陈 静
封面设计:艺捷设计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语言的语用平衡研究 / 周芬芬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690-2468-5

I. ①微… II. ①周… III. ①网络用语—研究
IV. ①H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6799 号

书名 微语言的语用平衡研究

著 者	周芬芬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468-5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5.7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 (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 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 <http://press.scu.edu.cn>

前言

随着网络环境下新媒体的普及和推广,以“8090”为主体的中国网民进入了以微博、微信、微视、微小说、微电影、微简历、微课程等为载体的微现象所充斥的“微语言”时代(亦称“微时代”)。“微语言”作为网络语言的一种形式,由于其独具特色的话语形态及社会语用属性,逐渐得到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社会阶层网民们的追捧。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使用的“撸起袖子加油干”迅速成为广为传播和流行的微语言,向亿万网民表达了亲民、接地气,释放了温暖信号。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因此,在当前背景和形势下,对微语言的社会语用与平衡路径的相关探讨是语言进化的必经阶段,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1) 学术价值:第一,通过对微语言传播途径和方式的揭示,来界定微语言的概念并推动语用平衡的研究,这可进一步补充和丰富语用学理论及相关研究,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第二,从解析微语言交际主体的需要和行为倾向出发,吸纳已有理论的精髓,提出微语言语用平衡的构想,为语用学顺应论等相关理论的系统全面研究抛砖引玉。

(2) 应用价值:第一,通过分析微语言语用平衡的影响因素与方式来探索平衡的路径,这将引导人们合理使用微语言,并且可以用来解释微语言的语言使用和话语理解中的问题。第二,拓展人们创新性思维,丰富语言表达,促进语用平衡能力的培养,实现微语言社区交际主体平衡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三合一”的目的。



微语言作为微时代的一种典型交际形式，它的使用与传播亦是交际双方交际意图与语用力量的动态角力，通过分析“微语言”的书写、存在及传播基于网络产生复制、变形和传递，提出每个微语言群体或社区都会自成一套语用规范，诸如合作、礼貌、顺应、面子等，有些语用现象用现存的语用规范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难免出现语用失衡的情况，交际双方通过遵循礼貌原则、顺应原则、移情、修辞等具体方法对目标语言进行语用加工，以达到交际需要与语用努力的平衡。语用平衡的实现需对交际语境中的语言意义进行语用处理，尤其是对在使用中意义不确定的微语言进行语用充实，探讨微语言实现社会语用平衡的基本路径，即平台治理、名人引领、官方认可、法律确认等，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参考价值高、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政策建议。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第一节 国外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国内研究现状	(11)
第二章 微语言界定	(22)
第一节 微语言的概念	(22)
第二节 微语言的类型	(37)
第三章 微语言中的“模因”	(54)
第一节 模因与语言	(54)
第二节 流行特色语中的模因	(60)
第三节 微语言模因特征及功能	(73)
第四节 微语言模因分类及翻译策略	(77)
第四章 微语言中的“文化”	(83)
第一节 微语言与文化	(83)
第二节 微语言语用的文化心理视角	(89)
第三节 微语言语用的文化理性回归	(93)



第五章 微语言的语用失衡	(100)
第一节 语用失衡	(100)
第二节 微语言中的“生态污染”	(103)
第三节 微语言中的“用语失范”	(118)
第六章 微语言的语用平衡策略	(126)
第一节 语用收缩	(126)
第二节 语用扩张	(135)
第三节 语用移情	(146)
第四节 用语规范	(164)
第七章 微语言的语用平衡路径	(169)
第一节 平台治理	(169)
第二节 名人引领	(174)
第三节 官方认可	(179)
第四节 法律确认	(184)
第八章 微语言研究的新方向	(190)
第一节 语言经济学视角	(190)
第二节 从微语言发展看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和开发	(199)
第三节 青年群体微语言语用交际的特征及影响分析	(207)
第四节 青年群体微语言语用偏好行为的外部性影响及治理	(218)
第九章 结语	(230)
调查问卷	(234)
微语言生态污染调查问卷	(234)
微语言用语失范调查问卷	(236)
青年群体微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238)
参考文献	(241)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信息化时代,以推特、微博、微信、微小说、微访谈等平台为载体的微语言已经成为现代汉语最为重要的语言变种,是当前十分流行的语言形式。微语言诞生与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崛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交与生活。作为全新的语言形式,如何厘定微语言的概念范围,如何使微语言在语用过程中保持微妙的平衡,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如何实现语用平衡,总结出能发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微语言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本章节研究综述为微语言的语用平衡研究奠定基础,拓宽研究视野,提供重要的借鉴资料。

第一节 国外研究现状

我国语言学术界对微语言的解释比较笼统,认为“微博”“微信”“微小说”“微访谈”“微直播”“微简历”中使用的语言均属于微语言。在国际学术界,学者们更愿意把“微语言”当作是“网络语言”,国外并没有对“微语言”的准确定义,因此,我们在阐述国外对微语言的研究时统一用“网络语言”代替。

国外开展网络语言研究的时间较早,很多研究成果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国外研究人员对网络



语言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的角度也在不断变化，这些研究成果对网络语言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研究背景

（一）微语言的诞生

1969年，“互联网之父”莱纳德·克兰洛克（Leona Kleinrock）在助手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历史上的首次互联网实验，这在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类正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在实验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本来克兰洛克事先设定传输的单词为“Login”，意为“登陆”，但助手依次输入“L”和“O”时，意外发生了，电脑出现了死机，其他字母均未能成功发送，就这样，“LO”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网络信息。“LO”是“哟，您瞧”的网络英语缩写，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网络语言，就连克兰洛克本人都感叹道：“这真是注定要发生的妙事啊，我们没有预先设计这条信息，但它呈现的东西是这么有先知的一位，有力而间接，纯凭运气，我想我们大概为互联网的开端传出了一条最佳的消息。”不管是不是巧合，“LO”都被人们认为是网络语言最早的雏形，自此之后，网络语言便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迅速崛起，成了代表时尚、个性的时髦词汇。

微语言与网络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微语言属于网络语言，但网络语言不一定是微语言，网络语言的内涵和外延要远远大于微语言。“微语言”是我国学术界对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简历等网络用语的统称，但在国外，并没有关于“微语言”的概念，凡是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都被称为“网络语言”，比如“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即使英语中并没有对微语言进行专门的界定，但我们从网络语言中仍然能够找到微语言的身影，比如早期外国网民用“chat room short hand”来代表“网络语言”，其原本含义为“在聊天室快速打字”，该定义便充分体现出了微语言短小精悍的特征。如果非要对微语言和网络语言进行详细划分的话，学术界普遍认为微语言诞生的标志是美国著名社交网站推特（Twitter）的诞生。2006年，博客技术先驱 blogger 创始人埃文·威廉姆斯首次推出了 Twitter 服务，

实现了人们期望在网络世界快速社交的目的。埃文·威廉姆斯坦言：“它(Twitter)是迈向信息民主化的有一部，我坚信，如果能让人们更便捷地共享信息，未来会更美好。”推特对用户每次发送的字符数有严格的限制，要求用户必须将发送的信息控制在140个字以内，充分体现出了微语言中“微”的特点。推特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语言版本有33个，用户分布十分广泛，下至普通百姓，上达国家总统，都是推特的忠实粉丝。美国总统奥巴马便喜欢在推特上发表信息，并回复网友评论，其推特中亲民性的语言风格受到了民众的喜爱。推特的出现成了微语言诞生的标志，在推特诞生之后，各个国家争相效仿，纷纷推出了类似的社交网站，比如我国的微博，韩国的赛我网(Cyword)，一时之间，以“微”为特点的各种微语言像雨后春笋般崛起，成了互联网时代最为重要的语言形式。作为新的语言变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针对微语言的研究著作少之又少，特别是在国外的学术界，主要是对网络语言总体进行研究。

语用平衡研究始于20世纪初社会心理学的人际交往研究，主要关注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如何建立和谐、平衡和一致的关系(Heider, 1946)，个体通过自我调节机制使认知发展从一个平衡状态向另一种较高平衡状态过滤(Piaget, 1980)。如果在言语交际中出现冒犯对方面子的情况，必须采取积极的补偿，即“平衡原则”(Levinson, 1987)。

(二) 微语言的演变

微语言的诞生使人们进入了“微”生活，加强对微语言的研究可以确保微语言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价值，从而为人们的网络社交提供更方便、更快捷的交流方式。1975年，斯坦福大学的Raphael Finkel就搜集编辑了黑客俚语字典——the Jargon File，这可称为微语言的雏形。1998年，Lisa Shaw提出了“网络语言”，我们要理解微语言的使用和走进微博社区，这标志着微语言时代的到来(Akshay Java, 2007)，是网络社会和新闻媒介的纽带(Haewoon Kwak, 2010)。国外学者Anita Fetzer在*Micro Situations and Macro Structures: Natural -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 (2002)一文中探究了语境在自然语言交流当中的作用，为之后的学者从语用学角度探究微语言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并未对微语言进行深入的探究。而



Norinobu Hatamoto 则突破了 Anita Fetzer 研究的局限, 深入分析微语言, 将研究对象细化为 micro blog, 在 *Find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by Extracting Polite Language in Micro - blog Exchanges* (2012) 一文中探究了 micro blog 的礼貌用语和语言使用者人际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 随后 Lara Lomicka 继续拓宽研究角度, 探究 Twitter、microblog 与语言教育的关系, 在 *Twitter and Micro - Blogg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2017) 一文中, 指出 Twitter 在人们中的作用越来越高, 能够为第二外语教学方面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但从整体来看, 国外从语用学角度对微语言在交际方面的探究还是比较少见的。

(三) 微语言研究的必要性

从世界范围内看, 微语言的诞生给人们快速社交提供了便利,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逐步加快, 人们渴望在网络社交中能够利用活泼、个性、短小的语言形式来达到社交的目的, 而微语言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美国著名的社交网站推特深受欢迎, 便充分说明了世界各国民众对微语言的喜爱程度。然而,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微语言也不例外, 微语言在带给人们便利性的同时出现了语用生态污染、用语失范等现象, 最终造成了微语言的失衡。这些现象的产生不但不利于语言的更新与发展, 还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比如微语言暴力。近年来,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均出现了微语言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2015 年美国的“TED 2015: Truth and Dare”(“真心话大冒险”) 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演讲者, 她的名字叫莱温斯基, 1998 年她曾与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传出桃色新闻, 东窗事发后莱温斯基成了众矢之的, 特别是在互联网上, 铺天盖地的谩骂与羞辱让莱温斯基成了声名狼藉、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TED 2015: Truth and Dare”中, 莱温斯基发表了《网络欺凌: 想象活在别人的新闻头条里》这样发人深省的题目, 莱温斯基坦言: “1998 年, 我失去了全部名誉和尊严, 失去了自我, 甚至几乎失去了生命……十七年前, 这种现象还没有专属名词, 但现在我们把它称作‘网络欺凌’或‘网上骚扰’”, 莱温斯基在演讲中呼吁更多的人在网上发表言论时应该怀着同情心, 扩散正能量, “试着想象活在别人的新闻头条里”。在 20 世纪 90 年代, 网络社交媒体还远不如现在发达, 但即使是这样, 温莱斯基都感觉到难以承受来自网络世界的语言侮辱, 可想而知,

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那些正在承受网络暴力的人们会有多大的压力。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语言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逐步发生着变化,但归根结底语言的根本作用还是人们开展社交的一种工具,在使用语言时达到语用平衡才能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交作用。然而,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微语言的语用平衡正在被打破,语用的过分收缩和扩张使得微语言失衡现象严重。导致微语言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化社会,民众被分为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长期接触互联网的年轻群体,另一部分是接触互联网较少的中老年群体。当微语言在年轻群体中使用时,很少会造成语用失衡,因为年轻群体的语用力量是平衡的,但是,当微语言在中老年群体社交中使用时,便会造成语用失衡。不经常接触网络的中老年群体很难理解非主流的微语言。比如,“骨灰级”是一个在网络世界被广泛使用的新词语,是指“等级已经高得不能再高”的意思,等同于“绝顶高手”,比如以下对话:

——甲:我可是《王者荣耀》的骨灰级玩家。

——乙:我刚开始玩儿,还不太熟练,改天你带带我。

在以上对话中,甲和乙都能理解“骨灰级”的含义,所以二者的交流才能够顺利进行,但是,如果换成一个资深网民和一个常年不接触网络的老大妈,对话可能会变成这样:

——甲:大妈,您的刺绣真好看,您真是骨灰级的刺绣大师

——乙:你这孩子,怎么骂人呢!

在以上对话中,甲和乙产生了语用失衡,原因在于二者的语用力量及表达形式是不对称的,甲根据自己的社交意图做出了相应的语用努力,但显然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在交流的过程中甲没有注意语言的使用背景和使用环境,致使乙无法正确理解他想要表达的真正意图。语用失衡已经成为微语言发展的绊脚石。

在信息化时代,微语言成为人们社交的重要调味品,如果没有了微语言,网络社交将会变得索然无味。作为一种新型的语言形式,微语言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其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有利于微语言扬长避短,去伪存真,从而更



好地为人们服务。随着微语言的迅速崛起，各个国家的语言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诸多的领域开始认识到微语言的重要影响力，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开始对微语言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微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西方社会对网络语言的态度

美国、英国、德国是西方社会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国家，我们通过分析这三个国家关于网络语言的政策和措施基本可以得出西方社会对待网络语言的普遍态度。

（一）美国关于网络语言的政策和措施

美国是互联网的诞生地，也是网络语言最早诞生的地方。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语言的发展，英语已经被简化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但美国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反倒认为这是一种创新。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一些世界性网络游戏、网站的开发，让许多非主流的英语进入了更多的国家。根据美国一家媒体报道，有一名女生在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将 because（因为）直接写成了“b/c”，这样的现象在美国屡见不鲜，比如，网民们会将“see you later”（再见）写成“CU L&R”，将 Let's Meet In Real Life（让我们见个面吧）写成“LMIRL”。与中国社会对待网络语言两极分化的态度不同，美国社会普遍将网络语言当成是一种新潮的事物，且很多社会机构对网络语言的认可度非常高，比如著名的微软公司就规定员工必须要能够看懂网络语言，看不懂或者不会用网络语言的人将被视为缺乏“企业文化”。美国的一些教育机构为了确保教师能够与学生顺利的沟通，甚至专门教全国教师学习网络语言。

每年年底，我国的许多权威机构会联合发布该年度的网络热门词汇，美国也不例外，《韦氏大词典》是英语世界中的权威词典，深得美国人的青睐，每年《韦氏大词典》编委都会在社会各个领域选择一些新词和短语收入到词典中，近年来，网络词汇占据了进入《韦氏大词典》新词的半壁江山，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人们耳熟能详的“Google”，但进入《韦氏大词

典》中后,“Google”将不再单单指“谷歌”,而是成了动词,是指“使用搜索引擎 Google 查询、收集信息等”。

由此可见,与中国相比,美国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要温和得多,这或许与美国人崇尚自由、追求个性的民族特性有关。

(二) 英国关于网络语言的政策和措施

对于网络语言,英国的态度更加的温和,甚至早就已经将网络词汇编入到了词典,承认网络语言是一种文化。英国的《媒体与传播法律年鉴》对网络语言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的管理机制都在固定的、有限的物理范围内发挥作用,然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地域、国家、主权等观念日趋淡化,使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会任由互联网语言野蛮发展,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英国对待互联网的原则是“监督而非监控”,英国政府会适当地对网络语言进行引导,但绝不会干预其发展,正是这种相对中立的政策使得英国语言文化产业高度繁荣。在我国,网络语言是严禁出现在学生作文中的,但英国则不同,英国的相关机构规定,考试时如果学生使用了缩写,只要老师能够看得懂,就要算得分,因为英国人认为缩写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这样的论调让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我国大部分民众更希望网络语言能够停留在网络世界中,而不要染指现实生活,尤其强调不能在课本、试卷、学生作文中出现。

(三) 德国关于网络语言的政策和措施

德国是一个严谨、刻板的国家,但是,在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上,却让人大跌眼镜。网络语言是依托于网络发展起来的,有着很强的草根气息,且大部分都不符合用语规范,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但是,在德国这样一个“犯错误都必须耍得井井有条”的国度,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竟然十分的开明。曾经有人起诉一家名为“Compu serve”的网络公司,起诉的理由是该公司没有能够阻止网民登录纳粹网站,最终德国法院驳回了这一起诉,理由是虽然德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反对纳粹,但却没有权利阻止网民们利用网络接触纳粹网站。



在西方社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大众对网络语言的态度相对比较温和，普遍认为网络语言的出现给人们的社交带来了巨大的便利。西方国家并没有利用法律对网络语言的规范性进行约束，甚至认为利用法律来解决网络语言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美国、德国、英国基本上都采用了引导和监督的态度。然而，我国对待网络语言的态度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国大部分学者对网络语言持肯定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网络语言的出现污染了社会语用环境，对现代汉语造成了冲击，应该被遏制。中西方社会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认知差异，与各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总体来说，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我国，普遍认为网络语言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可能被彻底封杀，最好的方法还是要积极的引导。

三、国外对网络语言的研究成果

网络语言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介于网络技术和语言科学之间而又偏重于语言科学的交叉学科。当然，这里所指的“交叉”并不是指网络语言是由二者的部分领域相加所构成，而是指这两门学科的有机融合。在西方社会，学者们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偏向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着重研究网络时代的语用问题。网络语言研究涉及了诸多的学科，比如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等，加强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网络语言的发展，还会对相关的学科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教育技术专家马克·沃斯查尔教授所言：“作为多种学科交叉综合的产物，网络语言不仅可以从这些学科中获得自身发展的需要，还可以促进它们共同发展。”最早研究网络语言的人员并非来自语言学界，1978年，社会学家莎拉·希尔茨和电脑学家穆雷·图罗夫最早注意到了网络语言具有社会传播的属性，二人于1978年出版了《网络国家：基于计算机的人类传播》，这部著作对互联网进行了全面的预测，认为互联网的到来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美好的未来。这部被称为“互联网百科全书”的著作是后人研究互联网语言的工具书。

20世纪90年代之后，网络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网络聊天开始

兴起,网络语言成了热门研究领域。1997年,美国哈特福德大学世界语言问题研究和资料中心主持召开了一次“网络和语言”研讨会。该会议上,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知名语言学家对网上语言、英语作为网络通用语的地位问题及基于网络的语言教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90年代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对网络语言表现出了异常浓厚的兴趣。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2002年~2003年这一时间段,国际学术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出现了一次小小的高峰,在Language和ELT Journal杂志上频繁出现关于网络语言研究的论文和书评。美国语言学家Davis和Brewer在其著作中指出,在键盘上写、屏幕上读的万国交际用语具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很多特征。2003年,第一届国际网络语言研究大会在西班牙召开,包括Naomi S·Baron教授在内的许多知名语言学家参加了本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世界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和语言国际研讨会,在语言学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4年,社会学家克里斯宾·瑟罗、劳拉·伦格尔以及爱丽丝·托米奇合著了《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在线社会互动入门》。在诸多的网络传播论著中,不得不提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情报科学与语言学教授苏珊·赫林的《计算机媒介参与中的性别话语分析》,在该论著中,苏珊·赫林教授最早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语言,她在文中用实验的方法来检验国际网络的社群语言对个体参与者的场域作用,用实证检验了国际网络的社群语言对个体参与者尤其是女性参与者的场域作用。她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语言的专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苏珊·赫林教授便对语言学和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网络语言对现实的构建与反作用等问题,并将该观点形成了著作,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年来,苏珊·赫林教授一直未曾放弃对互联网语言的研究,发表的文章、著作高达139篇,是网络语言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语言学家之一。

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是苏珊·赫林教授的忠实粉丝,他充分借鉴苏珊·赫林教授的研究成果,并凭借自己多年在语料库当主编的丰富经验,于2001年出版了《语言与互联网》一书,在书中戴维·克里斯特尔教授将网络语言定义为:出现在所有网络环境中的、能体现网络独特面貌的媒介,它具有电子性、全球性、交互性的特征。戴



维·克里斯特尔将网络语言定义得非常宽泛，依托于网络诞生发展的微语言自然也是网络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戴维·克里斯特尔认为，口语与书面语是不同的，在聊天组语言中存在同步与非同步的差别，研究者必须要明白，网络语言规则有其独特性，网络语言的传播应当顺势而为、顺应规则进行传播。戴维·克里斯特尔对网络语言特性与共性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语言与互联网》一书是网络语言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此外，戴维·克里斯特尔还著有《语言革命》，从语言多样性的视角对网络语言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苏珊·赫林和戴维·克里斯特尔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语言学界的互联网语言研究的前驱人物，以他们为首的学者对网络语言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研究速度与互联网的发展保持着一致，为互联网语言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也加入到了网络语言研究的队列，从传播学视角下对网络语言进行研究成了流行趋势。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唐·泰普斯科特的《数字化成长——网络时代的崛起》、迈克尔·海姆的《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等都是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些著作普遍存在实证数据缺乏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它们对网络语言特征的描述及发展趋势的预测有着较高的准确度，这些观点即使放在今天也丝毫不会落伍。

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影响力最大的是1995年创办的《网络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这本学术期刊就好比智慧工厂，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集中起来，成了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自创刊起便被SSCI收录。新媒体文本分析专栏是该期刊的一大特色，目的是为网络语言研究的交流讨论提供平台。日本的西村由纪子曾经在《网络传播学刊》上发表了《日本休闲网络传播的语言创新与活动特征》，作者对日本流行的网络语言和字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了在网络中日本年轻群体更喜欢口语化和形象化的语言方式，是网络促进了语言创新的结论。在《网络传播学刊》中，索林·亚当·马太的《从反传统文化到网络文化：虚拟社区话语与现代困境》一文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在以往的著作中，研究人员往往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得出结论，但索林·亚当·